

衆

家

老

閩

黃

金

榮

(十四)

章君毅

## 黃浦江奇案錄

「衆家老閩黃金榮」自在本誌連載以來，極受讀者歡迎，反應至為熱烈。許多讀者提示高見，認為黃金榮在黃浦灘上巡捕房裏地位甚高，若干轟動一時之奇案，未必為黃氏親身出動偵辦，希望章君毅先生擴大訪問相關人士，增拓題材範圍。將光怪陸離之滬上多年鉅案，逐一寫出，不僅可讀性更強，趣味益為濃厚，且可收揚善懲惡之效。本誌一向尊重讀者意見，因與章君毅先生洽商照辦，自本期增加副標題，「黃浦江奇案錄」，特此敬告諸位讀者，敬祈特別注意。

編輯部謹啓

### 急轉直下大放光明

黃金榮偵辦香車艷屍奇案，當他查明閩瑞生曾經在案發之夜，駕車來迎小林黛玉時，倏忽之間，腦中閃過一道靈光；閩瑞生身上仍還有一條線索，那便是他昨夜兩點多鐘駕車去接小林黛玉，是否在往返途中，遇見過王蓮英，或是在靜寂的深夜馬路上，看到什麼可疑的動靜。想到這兒，他便自沙發中起立，想要叫人去把閩瑞生傳來。只是，轉念一想，「打狗須看主人面」。再怎麼說，閩瑞生也是朱葆三家的食客。朱葆三是黃浦灘上商界的領袖，紳商界的前輩人物，和自己也相當的熟。他家食客有事，總得打電話去知會一聲。於是，他親手撥了個電話給朱公館，

前來接聽的，是朱家的管事。

對方一開口就回答：閩瑞生不住在這裏，他好些天都沒有來過了。聽那管事答話的語氣，分明是急於表明，閩瑞生其人與朱公館無關。這已經有點使黃金榮起疑了，於是他再追問下去，昨天夜裏，閩瑞生是否借過朱公館的那部汽車？

回答又是斬釘截鐵的，閩瑞生從來沒有借過朱公館的汽車。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黃金榮又覺得有點苗頭了。他放下電話，立刻採取行動，吩咐下去。第一、設法找到閩瑞生的家，請他本人來一趟。第二、趕緊查明，閩瑞生昨天夜裏開去接小林黛玉兜風的那部車子，究竟是誰的？

吃過午飯，黃金榮照例要睡個午覺。外頭，

香車艷屍一案，自有他的手下，遵照他的吩咐，四面八方的去調查。等到他一覺睡醒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家中人報告他方才所接到的電話，黃金榮聆聽之餘，情不自禁高興得雙手一拍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案情急轉直下，大放光明，他確定可以破案了。

手下打來的電話報告：閩瑞生昨夜所借用的做篷汽車找到了。由於小林黛玉的娘姨曾經一眼瞥見，汽車牌照是白底黑字，那分明是營業用車，再根據娘姨記得的末兩個號碼字，很順利的查出：這部車子係屬野雞汽車司機方阿三所有。黃金榮手下的動作很快，已經達到了方阿三，專等黃老閩前去親自審問。

黃金榮滿懷興奮，驅車直駛巡捕房。他命手



開車經過，死氣擺裂的要搭一段便車。在汽車邊沒有駛抵徐家匯以前他就得下車自家覓車歸去。

### 王蓮英來做替死鬼

就這樣，閻瑞生帶了個電燈泡方阿三，把那部野鷄汽車開進了新清和坊。他再也沒有想到，幾次三番相求，約好了當夜同往行香的小林黛玉，竟會臨時要出遠堂差，不能跟他同去了。小林黛玉倒是蠻客氣，口口聲聲的跟他說對不起。而且還答應他第二天夜裏，必定擺脫一切奉陪到底，閻瑞生明知多言無益，只好一聲苦笑，爽氣的 answered 道：「好好，明天就明天吧。」

但當他意興快快的走出小林黛玉家，回到了汽車上。方阿三却還在一個勁兒的追問：「怎麼樣，怎麼樣？人呢？」

閻瑞生掃盡了顏面，無語置答，他一語不發，發動引擎，把汽車開出新清和坊弄堂口。這時候，方阿三却已身手矯捷的，從後座爬到了前座，但見他一伸左脚，踩住了剎車，頓時就把汽車停住。然後又毫不容情的一伸手，冷冷的說：

「瑞生，拿來！」

閻瑞生當下一怔，他呆呆的問：

「拿來，拿什麼來呀？」

方阿三心中也有點氣惱，便顧不得雙方的交情了。他猛可一拍閻瑞生的肩，板起了臉孔來說：

「你別裝伴了！瑞生，深更半夜你捉弄我。

什麼長三堂子裏的紅牌姑娘陪你去兜風，行香，分明是你白天裏做夢，自說自話，害我陪你熬夜。十塊大洋賭輸了的快快給我拿來，我還要跟你算租汽車的賬，一個鐘頭兩塊大洋，一共是二

十塊，少一毛錢也不行！」

方阿三一翻臉，閻瑞生可慘了。他是個出了名的幫閑角色，老上海稱之為「荷花大小」的。夏秋天氣一襲單長衫，擰起來蠻好看，長衫一脫就什麼也沒有了。當天夜裏，他身上連十塊錢都拿不出來，又何況連輪帶租「少一個都不行」的二十元呢？因此，他只有陪起笑臉，支吾的說：

「阿三哥，二十塊就二十塊。不過要請你等到明天，明天我一定付。」

閻瑞生這一支吾，竟引起了方阿三的勃然大怒。在他想來，閻瑞生既然敢邀長三堂子裏的姑娘出去兜風行香，他身上至少也得準備個三五十大洋，怎麼會連二十塊大洋都拿不出來呢，這不是有心耍賴，欺人太甚了嗎？於是他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施出了上海小白相人的本色，一伸手，捏住了閻瑞生的胸口，把他半截身子提了起來，惡狠狠的說：

「閻瑞生，你要弄了老子。老子此刻要叫你識相點。否則的話，休怪我手下無情！」

閻瑞生本來就是個不經打的文角色，吃方阿三這一嚇，直嚇得魂不附體，混身都在簌簌的發抖。他一疊連聲央求的道：

「阿三哥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……」

便在這兩個人鬧得不可開交時，越過方阿三的肩頭，閻瑞生忽一眼瞥見，車旁一盞搖曳生光的街燈下，閃出來一個苗條的身影。身影經過街燈，給燈光一照，讓閻瑞生看出來了，來者正是住在小林黛玉樓下的王蓮英，無巧不巧，她偏偏在這個時候趕到。

當下，閻瑞生正急於脫身。他一見王蓮英，誠所謂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債，忽的心生一計，決定誑一誑方阿三，他慌忙道：「快鬆手，快鬆手，我約好的那一位來了！」

這一下，果然把方阿三唬住了。他果然鬆開了手，眼看著閻瑞生從容自在的下了車，畢直迎向王蓮英，兩人往街燈一站，閻瑞生跟她親熱熱的說：「二阿姐，如今妳也是紅得很了。這麼晚的天，妳還有遠堂堂呀？」

### 江洋大盜心狠手辣

王蓮英和小林黛玉一般兒的是長三堂子裏的姑娘，只是樓上樓下身價大不相同。王蓮英也長得很美，但是她人老實，笨嘴笨舌不會說話，在生張熟魏跟前勾魂攝魄的功夫更差，因此她始終都紅不起來。在她的心目之中，閻瑞生是樓上小林黛玉的瀾客，何況他經常和身家億萬的朱五少汽車進，汽車出。她怎曉得閻瑞生竟是個荷花大小空心老僧，口袋裏的全部財產還不到十塊大洋呢。因此，當她眼見閻瑞生居然也垂青於她，跟她搭訕時，不由得了受寵若驚的感覺。她眉開眼笑的站停下來，嶺首低垂，柳腰一擺，却又不合時宜的訴起苦來：「大少，什麼遠堂堂啊，我是出局去的（出局，北里行話，被客人叫條子侑觴陪酒之謂也），出一個局就拖到了現在，唉……」

那時節，閻瑞生那有閑功夫聽她的苦經呢，他一心只想找個小林黛玉的替死鬼，幫他解一解圍，於是便單刀直入的說：

「二阿姐，今天天氣好熱，我想請妳兜兜風

去，涼快涼快，好嗎？」

王蓮英在長三堂子裏的際遇，早已被閻瑞生一眼料中了。她一直問津皆俗物，往來無濶客。兜風行香，向來挨不着她的份。却是在內心之中，艷羨已久的。如今樓上的濶客閻「大少」居然提出邀請，一部黑牌敞篷汽車就停在自己的身畔，怎叫她不為之芳心竊喜，雀躍三千呢。此所以，王蓮英一聽便想去，却是她說：

「大少，剛才太爽了，我叫不到黃包車，一路跑回來，跑出一身的汗。可不可以讓我先回去洗個澡，只要一會兒功夫就好……」

在王蓮英來說，她是唯恐自己身上濕膩膩的，會使閻「大少」有所不歡。殊不知，當時的閻瑞生却正是不解風情，辜負了她的一片柔情似水。他聽後居然大不耐煩的皺起了眉頭說：

「算了算了，妳這一身的汗，兜一陣風自然會乾。何必多費事，洗什麼澡呢？」

說時，閻瑞生就拉起王蓮英的玉臂，粗魯的把她推上車去。偏偏王蓮英又會錯了意，還以為閻瑞生心猿意馬，迫不及待，已經有點猴急了。她一邊輕狂的格格笑着，一邊順從的說：

「好嘛好嘛，大少。」

便借着閻瑞生推推拉拉的勢，一低頭鑽進了汽車。閻瑞生則與方阿三將錯就錯，方阿三忙坐上司機的位子，掌握駕駛盤。閻瑞生和王蓮英兩個雙雙的在後座，車門一關，汽車便風馳電掣而去。

坐在汽車上，王蓮英一直以爲方阿三是閻瑞生的司機。閻瑞生無暇解釋，他心中正有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。因爲他對王蓮英的境遇，頗有

相當的了解。如果說自己是荷花大少，那王蓮英便是露水美人。她頭上手上那些金飾珠寶沒有一樣屬於她自己。全都是由她的老鴿出面情商，向專做這一行生意的人租了來，臨時充充場面的。一回到家就得全部脫下，物歸原主了。

把王蓮英拉上了汽車，方阿三的那一關，誠然已經幸運渡過。可是將近徐家滙，只有閻瑞生心中明白，那邊的麥田裏面，還有一道更嚴重的關口。他原先定計，是想把小林黛玉帶到郊野外，跟他臨時搭擋事先約定的地點。然後以汽車機件失靈爲由，停下車來，再由他的臨時搭擋從麥田裏一躍而出，持強下手行劫，奪下小林黛玉那枚值價的鑽戒。可是，如今小林黛玉僥倖逃過了這一關，反倒讓王蓮英來做待宰的羔羊了。這難怪閻瑞生要寸心不安煞費躊躇。

### 良心發現 苦苦哀求

深夜三時許，華洋雜處，紅塵十丈的黃浦灘，似已陷入冬眠。萬籟寂寂，夜涼如水。方阿三駕駛着那部野鷄汽車，在寬敞坦蕩的大馬路上疾馳。閻瑞生滿心志忑，王蓮英却如癡似醉。兜風行香，在她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豪華享受，樓上的「濶客」居然「降尊紆貴」，移樽就教，更使她覺得心花怒放。她以爲這是她一個好的開始，藉重閻「大少」的「財」與「勢」，很可能她也要寬紅了。因此，她對閻瑞生特別的巴結，格外的溫柔，嬌軀和他緊緊相貼，不時的發出歡笑與浪語，忽而低低切切，忽而情話綿綿。在她來說，着實是施盡了混身解數，但求閻瑞生歡喜，滿意。自幼命運多舛，半生歷盡滄桑，王蓮英那兒

想得到，閻瑞生心正焦躁，真在躊躇着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爲他正引她往絕路上走哩。

車抵徐家滙路了，兩畔麥浪起伏，黑影憧憧，當中夾着一條如砥大道。臨近閻瑞生約好下手夥伴匿身的地點，他暗呼一聲不好，就此下定決心了。閻瑞生忙命方阿三把汽車停下，前座的方阿三，愕然的問了聲：「你要幹嘛？」

閻瑞生扯了個謊，推說便急，他說他要下車小解。逗得他身旁的王蓮英輕狂的笑了。其實，閻瑞生却正心情沉重，因爲他這一下車，事關王蓮英的生死安危，只是王蓮英猶仍蒙在鼓裏而已。

步下汽車，才走了幾步路。麥田中，黑地裏，蕩的立起一條黑影，那是閻瑞生事前約好，埋伏在麥田裏擱路打劫的江洋大盜吳春芳，一臉橫肉，兩隻賊恣恣的眼睛，身胚結實，長得威武雄壯。心狠手辣，殺人不眨眼之外，脾氣更是毛焦火爆，一發就不回頭。當下他一面迎向閻瑞生走來，一面老大不耐煩的在出口埋怨：

「小閻，你是怎麼搞的，到這會兒才來？」

閻瑞生一臉苦笑，壓低聲音告訴他說：

「老吳，今天真不湊巧，小林黛玉臨時要出遠堂差，她來不了，跟我約好了明天再出來。這一碼子事，只好改期吧。」

吳春芳躲在麥田裏已經等了很久，心中正在煩躁。聽閻瑞生這麼說時，益發的不開心了。他沉下臉來，跺一跺腳，從牙齒縫裏迸出聲音來說道：「小閻，你是存心開我的頑笑？」

閻瑞生見他光了火，忙不迭分辯的說：「吳老大，諒我怎敢跟你開這種頑笑？小林黛玉確實

臨時有事不能來，你不相信，不妨問方阿三去。」  
這時候，吳春芳和閻瑞生兩人正在並肩走向小汽車，天際猶有黯弱的天光，野濶地平，依稀辨得清楚形影。吳春芳將要走到汽車後面，忽一眼瞥見後座裏坐着的王蓮英，他立刻止步，轉過臉來冲着閻瑞生，不悅的說：「小子，人明明來了，你還跟我說謊！說得那麼像法！」

閻瑞生唯恐他認錯了人，貿然下手，忙道：「吳老大，吳老大，你弄錯了。這個女的不是小林黛玉，她是王蓮英呀！」

然而，吳春芳却不甘心深更半夜白走一趟。他根本就不理會閻瑞生的分辯，一心急於下手劫財，一邊直往前走，一邊冷冷的說：

「管她什麼王蓮英李蓮英，她頭上手上戴得有首飾，皮包裏總還有點現錢。大魚不來吃小魚，小魚不來吃隻蝦也是好的。」

閻瑞生很着急了，他一把抱住吳春芳的胳膊，苦苦哀求的說：

「吳老大，這個王蓮英可憐兮兮的。她戴的那些首飾，全是租來的呀。」

### 凶神惡煞辣手摧花

吳春芳使勁的把閻瑞生的手掙開，氣勢汹汹的道：「租來的？那我們就跟她打個商量，先借來用用吧。」

閻瑞生心知大事不好，可是他心中駭怕吳春芳，拿他無可奈何。只得自己站住了脚，情急而惶怯的在吳春芳的背後喊：

「吳老大，吳老……」

那一頭，吳春芳却佯裝沒有聽見，他加快脚步，直奔上車。王蓮英正在等待閻瑞生，猛可間看見一個凶神惡煞般的大漢竄上車來，直吓得魂不附體，全身都在猛烈的抖戰，她尖聲大叫道：

「大少，大少！」

叫聲驚動了坐在前座乾等的方阿三，他一回頭，見是攔路打劫，無惡不作的吳春芳，心中已經明白了一半。但他仍然驚異的喊了一聲：

「吳老大……」

當時吳春芳並不曉得方阿三是臨時跟了來好玩的，他以為閻瑞生一定已經跟方阿三商量過，約好一道來下手行劫。因此，他便以命令的口吻，簡潔的說：「拿根繩子來！」

「繩子？」方阿三一愕，却是馬上就會過意來，心裏又是駭怕，又是亢奮。推開車門下車，走到車後，打開行李箱，取出一根細行李用的麻繩，再走向吳春芳，抖抖索索的交到他的手上。

後座上的王蓮英，幾曾見過這種吓死人的場面？她整個人都嚇軟了，歪着嬌軀，半躺在座位裏，只顧一疊連聲的在呼救：「大少，大少……」

「不要喊！」吳春芳怒眉橫目，一聲叱喝，果然便將王蓮英吓住了，她張口祛舌，作聲不得。眼睜睜的望着吳春芳，把一根麻繩往她的頸子上一套。她這才意味到吳春芳已萌殺機，自己的一條性命，業已危在頃刻。一發急，又激發出勇氣，拉開嗓門，便是一聲淒厲的悲呼——

「大少——」

吳春芳是做案的老手，他按部就班，不慌不忙。一根麻繩套上了王蓮英的粉頸以後，他便咬

一咬牙，開始辣手摧花。自己拉緊麻繩的一端，將另一端遞給呆立一旁的方阿三，又是短促的一聲令下：「拉！」

事後，方阿三在巡捕房裏痛哭流涕的說，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下手殺人，他自己也給吓得魂飛魄散，一身癱軟，再怎麼都使不出氣力來。於是，一連三次，吳春芳那頭用力一拉，他反倒手裏一鬆，讓吳春芳把繩子拉到他那邊去了。而那時候，王蓮英猶仍在作垂死前的掙扎，她不斷的扭動身子，嘴裏也在不歇的哭喊：

「大少，瑞生哥，瑞生啊！」

吳春芳很不耐煩了。黑暗中，他狠狠的瞪方阿三一眼，開口就罵：「死人，一點用都沒有！」這一罵，反使方阿三回過了神來。心裏一明白，馬上就聯想起一件事：殺人劫財，按律要處死刑。他原本是不相干的，又何必不顧性命，來淌這灘混水呢？因此，他便怯怯的問吳春芳：

「瑞……瑞生呢？」

吳春芳已經決心獨自一人，雙手勒死王蓮英，不讓她再又哭又喊的了。他騰出右手，接過方阿三拋落的那一端繩索，正要左右開弓，雙手使力，一下子置王蓮英於死地。耳裏聽到方阿三在問閻瑞生，便也提醒了他。黑道上做案，向來是有「福」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憑什麼白白便宜閻瑞生，讓他置身事外呢？於是，他兩手左右一拉，用力恰到好處，使王蓮英閉住了氣，再也發不出聲來。然後，嗶嗶氣吩咐方阿三說：

「閻瑞生在麥田裏，你去把他叫來！」

拖閻瑞生下手殺人

聽到吳春芳這一聲吩咐，方阿三如逢大赦。夥同劫財，他確實很想分一杯羹，下手殺人，則大可由吳春芳和閻瑞生去做。將來萬一東窗事發，命案偵破，閻瑞生、吳春芳逃不脫死刑，他只消坐幾年牢罷了。因此，他急忙跳下車去，快步奔向麥田，很容易的便找到了蹲身於地，兩手抱頭，正在嗚嗚哭泣的閻瑞生。方阿三將他一把拉起來，低聲的說：

「吳老大叫你去！」

閻瑞生窮極無聊，想發一筆橫財，垂涎小林黛玉手上的那只大鑽戒。他原先的設計，是想由吳春芳一個人下手，連他自己都成爲被劫者之一，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可以避免嫌疑，安然無事。

他再也沒有想到吳春芳早就打算殺人滅口。甚至於搶不到小林黛玉，便爲了王蓮英身上那百來塊錢的首飾，吳春芳也不惜悍然殺了王蓮英。這一個意外的大變化，簡直把他給吓昏了。吳春芳生性火爆，翻臉不認人，自己則引狼入室，惹禍上身，既逃不掉，又走不脫。無可奈何，唯有蹲在麥田裏嗚嗚的哭。耳朵裏聽到王蓮英的悲呼慘叫，於心難忍。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」，那一份深切的愧疚，如像尖刀一般在刺戳着他的心田。當方阿三來說吳春芳喊他去時，閻瑞生還以爲方阿三已經勒死了王蓮英，叫他去分贓辦理善後的呢。所以他登時就發出了一聲哀嚎：

「二阿姐，我對不起妳啊！」

然後，脚步踉蹌，順從的跟在方阿三背後，跌跌撞撞的走到汽車旁邊。詎料，吳春芳是有心叫他來一道下手勒死王蓮英的，王蓮英猶在鬼門

關口徘徊。她睜大着眼睛，瞧見閻瑞生在走過來了，滿心以爲救星來到，便竭力掙扎的喊出了一聲：

「瑞生哥，救命啊！」

這一聲救命，宛如平地焦雷，把心虛胆怯的閻瑞生震得如中雷殛。他脫口驚叫了聲：「啊？」兩隻脚便似釘牢了在地上，混身都猛烈的抖戰，宛如風中枯竹一般。真正是三魂驚去了兩魂，七魄只剩下兩魄，閻瑞生被吓成了半死人一個。

就在這時，吳春芳怪眼圓睜，窮凶極惡。他一伸右手就把閻瑞生拉到王蓮英的身畔，將根繩頭往閻瑞生的手裏一塞，面目猙獰的道：

「閻瑞生，擒虎容易縱虎難！如今這票貨已經認識了你的真面目，除了送她上西天，讓她早死早超生，沒有第二條路好走！」

可憐那死在臨頭的王蓮英，錯把殺星魔頭當做了救命之人，還在熱淚潛潛，滿懷希望的聲聲喊着：「瑞生哥」呢。閻瑞生心知這便是他自己生死關頭了，所謂逼上梁山，萬般無奈。只好咬緊牙關，狠一狠心，緊緊閉上了眼睛。手裏使一使勁，吳春芳湊合着他再用力一拉，麻繩收緊，王蓮英嬌軀閃過一陣痙攣，兩手兩腳齊同伸了幾伸。喉梗氣噎，逼着她張開嘴來，伸出殷紅的舌頭。再一陣顫戰，一縷冤魂直奔枉死城去了。

王蓮英慘死車中，閻瑞生手頭的麻繩一鬆，他張開了眼睛，一眼瞥見伊人死後的慘狀。觸目神傷，心摧胆裂，當下便雙手捂面，失聲痛哭起來。閻瑞生天良發現，痛不欲生，看在慣犯吳春芳，方阿三眼裏，反倒覺得可哂，吳春芳猛力的

把閻瑞生推開，罵了一句：

「胆小鬼！」

然後便和方阿三兩人，將王蓮英頭上手上戴的首飾，一件件的剝下來。吳春芳還很公平的將贓物一分爲三，人各一份。方阿三則一面納贓入袋，一面指着車上王蓮英的屍首問：

「吳老大，要不要我把車子開到河邊，綁塊大石頭，丟到江裏去？」

### 自疚自責跪地求妻

「用不着！」吳春芳搖搖頭，又一伸手，將閻瑞生橫拖豎曳的拉過來。硬逼着他，三人一齊下力，抱起王蓮英尚有餘溫的屍首，從車上抬到車下。再抬到高可半人的麥田裏，就手一放。然後三人回到車上，吳春芳將閻瑞生應得的一份贓物，塞進他的手中，正色的說：「閻瑞生，殺人劫財，你樣樣有份。事情不洩露出去，倒還罷了。萬一洩露，你扳出了我或方阿三，槍斃、殺頭、上絞台，你正好和我們做伴！」

閻瑞生懂得，這是吳春芳唯恐他把持不住，走漏風聲，特地對他施了警告的。當時他還在嗚咽哽塞，哭出鳴啞，他拋着欲落的眼淚，向吳春芳連連點頭，表示他曉得了。這時候，吳春芳方命閻瑞生、方阿三跟他一道上車，仍由方阿三擔任駕駛。汽車掉頭，開回上海市區。爲時已是晨光熹微，將近破曉了。

方阿三先把閻瑞生送回家，再把吳春芳送到他的住處，自己也回到家中去睡。他在巡捕房審訊室裏追悔不及，痛哭失聲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自己會捲進

這樁案子裏。一回到家，躺到床上，閉起眼睛就看見王蓮英伸出了舌頭在掙扎。我怕死了，又懊惱得不得了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。心裏就知道這下糟透了，連大門都不敢出。一直躺到今天下午三點鐘，嗚嗚的有人敲門，我心裏就在想，這一定是捕房裏來捉我的。打開門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我……我就被帶到這裏來啦！」

說罷，方阿三又是放聲大哭。香車屍案已經由他源原本，詳細的招供出來。黃金榮還有兩名要犯亟待緝捕歸案，便揮揮手，命手下把方阿三還押。再派幾名手下，到方阿三供出的吳春芳住處，逮捕吳春芳。然後，他帶兩名巡捕，親自去捉閻瑞生。

當日，閻瑞生受了吳春芳的脅迫，拉住麻繩一端，縊殺了王蓮英。由方阿三駕車把他送回家中。閻瑞生一到家，他的太太一眼看到他臉色灰白，神情嗒喪，直挺挺的坐在椅子裏，兩眼淚流

，一語不發。這位倒楣透頂的閻太太當時就吓慌了，忙不迭的問道：

「瑞生，瑞生，你怎麼了，您怎麼啦？是不是中了邪呀？」

閻瑞生見他太太對他這麼關心，一陣心酸，羞慚交併。便不由自主的站起身來，突地跪倒在他太太跟前，號啕大哭的道：

「太太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啊！」

這麼一來，使他太太更是慌了手脚，急忙拉起來，善言相慰的道：

「瑞生，瑞生！我們是夫妻，有話好說嘛！你爲什麼要這樣呢？」

太太表現得越是溫柔，心有內愧的閻瑞生越發難過。他索性放聲大哭的說：

「太太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太太對不起你了。我……我殺了人啊！」

閻太太當下的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她吓

得花容失色，足足的呆了好半晌，方才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「瑞生，你……你是故意在吓唬我？」

「不……不是的啊，」閻瑞生痛哭流涕的答道：「我……我真的殺了人啦！」

閻太太急切的問：

「誰？瑞生，你殺了誰呀？」

「王……王蓮英。」閻瑞生哭着說道：「新清和坊長三堂子裏的一個姑娘。」

接下來，閻太太心慌意亂的聲聲盤問，閻瑞生毫無保留的一一吐實。閻太太這才曉得，她丈夫果然闖下了滔天大禍。心中又氣又急，便也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當時，閻瑞生只顧一疊連聲的痛切追悔，閻太太首先回神定心，她凝神想了想，便一拉閻瑞生說道：

「瑞生，走！我陪你去求五少去。只有五少能够替你想辦法，逃過這場橫禍！」

中外文庫  
之十五

衆家老閻黃金榮  
——黃浦江奇案錄

章君毅著 第一冊 隆重出版  
定價 台幣 肆拾元

上海租界時代，華洋雜處，被稱爲冒險家的天堂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更是波譎詭秘，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的傳奇人物，黃金榮的一生，多姿多采，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遍訪黃氏親人、友輩徒衆，編撰「衆家老閻黃金榮」，以黃金榮所偵辦的離奇案件爲中心，撰寫這一位滬上第一聞人的生平事跡，是罕見的傳奇，更是爲人處世、立業致富的南針。茲應讀者要求，結集出版，第一冊定價臺幣肆拾元，請速購閱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